

文類紛呈的女世界

台灣當代女作家文選

汪淑珍 蔡嫻婷 ◆ 編著

 麗文文化事業

汪淑珍 蔡嫻婷／編著

文類紛呈的女世界——
台灣當代女作家文選

麗文文化事業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類紛呈的女世界：台灣當代女作家文選／汪
淑珍、蔡娉婷編著． -- 初版． -- 高雄市：
麗文文化，2009.08
面； 公分

ISBN 978-957-748-342-3（平裝）

863.55

98012649

文類紛呈的女世界：台灣當代女作家文選

初版 2009／08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定價：250元

編 著 者：汪淑珍、蔡娉婷
責 任 編 輯：杜佳靜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
請寄回更換。

發 行 人：楊 曉 棋
出 版 者：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57號2樓之2
電 話：（07）2265267・2236383
傳 真：（07）2264697
郵 撥：41423894
台北分公司：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政治大學集英樓2F
電 話：（02）86613898
傳 真：（02）86615465
法 律 顧 問：林廷隆律師
電 話：（02）29658212
裝 訂：台灣高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電 話：（07）6165206
發 行：麗文文化事業機構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5692號 ISBN 978-957-748-342-3（平裝）

<http://www.liwen.com.tw>

E-mail: liwen@liwen.com.tw

編輯凡例

一、本書乃為適用於大學院校通識課程之教材，亦適於各年齡層讀者閱讀，以作為認識當代女作家、補充文學素養之媒介。

二、本書在單元規劃上以時間為主軸，按年代挑選當代女作家進行生平介紹、並賞析其作品，計有一九五〇年代的林海音、琦君；一九六〇年代的於梨華、三毛；一九七〇年代的心岱、林文月；一九八〇年代的袁瓊瓊、蘇偉貞；一九九〇年代的鍾文音、李欣頻、郝譽翔。

三、以「文類介紹」論及書寫題型的種類，增進讀者對文學創作類型的認識。如宗教文學、成長小說、留學生文學、旅行文學、報導文學、飲食文學、眷村文學、女性主義文學、城市文學、廣告文案、志怪文學。

四、各單元選文以小說、散文為主。體例上，每單元皆由編者撰寫「注釋」、「作者速寫」、「文本賞析」、「文類介紹」、「問題與討論」、「延伸閱讀」。「注釋」乃注解文本中生難字詞；「作者速寫」述及作家生平經歷、寫作風格、重要著作；「文本賞析」為評析選錄文本之主題表現、文字技巧、風格塑造；「文類介紹」論及選文之書寫題型的定義、寫法、發展過程，增進讀者對文學創作手法的認識。「問題與討論」設計問題提供學生思辨空間；「延伸閱讀」則提供進一步之閱讀與研究方向。

導言——台灣當代女性文學概述

因緣際會在聯合大學講授一門「台灣當代女性文學」；然遍尋坊間相關書籍，深覺難度較高，學生接受程度恐較困難，因而興起編輯一本以年代為序的文本，並加以文類定義解說的《台灣當代女性文選》。於是我找了同學兼同事的蔡娉婷老師共同合編，希望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讓同學們再次閱讀台灣當代女作家的經典佳篇，對於書寫文類亦有所認識。因此編輯此書時，刻意挑選不同類型的作品，希冀藉此使同學們瞭解不同文類的定義與書寫手法，甚至該文類的形成發展經過，對台灣的書寫類型發展亦能有所認識。以下就選入作家文本與文學發展關係作一簡單概述。

台灣女性作家英才輩出，她們以其獨特視角、敏感細膩之心思，感受社會環境變化，而產生風格殊異、異彩紛呈的佳構奇篇，為台灣文壇增色不少。

活躍於一九五〇年代文壇的女作家，大部分為隨國民政府遷台的新移民。這些女作家們大多在大陸接受教育，受傳統文化薰陶，因而筆下多具雅致溫婉之調性。她們對於自身家庭、生活問題的關切之心，更甚於一九五〇年代戰鬥口號的呼喊；作品內容與政治權力較為疏遠，書寫主題不外鄉思離愁及婚戀故事與在台的一切，也藉由書寫在台經歷融入台灣。如琦君的憶舊篇章〈放生〉、林海音的《城南舊事》與婚戀故事。

一九六〇年代，因白色恐怖政策的實施，許多作家書寫對象由社會思索轉為內心探究。此刻亦逢西方現代主義技巧，順勢進入台灣文壇。作家們亦開始大膽嘗試深具實驗性的寫作手法，更加注重意象的經營，以隱喻、多義，強調語言的革新，重視形式的實驗。一九六〇年代崛起的現代派女作家，對女性命運的審視，也由外部型態的關照，轉向內部本體生命的探詢。表現技巧除承繼傳統寫法外，也添加更多西方手法。如於梨華的作品中有許多對於人性的探索，尤其對於當時留學海外的學生，處於異國的生活困境、思鄉愁緒、寂寞心境皆有精采作品呈現。而當時高壓的政治氛圍，也使人們更加嚮往域外世界，以求脫離台灣囹圄。以空間的轉換擴充時間的長度，求取心境開闊，此刻有了富異域風味的作品。如充滿流浪痕跡的三毛，她的文章不單是對景物的觀感，更是心境的感悟，對生命的重新關照。

一九七〇年代，台灣經濟起飛，邁向工商業社會，文學作品多以反映台灣現實脈動與民眾生活題材為主。報導文學的興盛，則象徵知識分子對於生存土地的積極參與。心岱的《大地反撲》一書，除具報導文學特質外，也為環保文學開啓序幕。而物質生活的豐饒，對飲食的仔細品味欣賞，則導引了飲食文學的興起。林文月回憶與食譜融攝的〈飲膳札記〉堪稱佳作。

一九八〇年代，女性受教權普遍，教育程度提高，間接誘發其自我意識的知覺與醒悟，進而跨越傳統藩籬，陸續湧入公共領域做社會性的參與。一九八〇年代新女性主義興起，女作家對於女性問題，不再侷限於婚姻與家庭。開始出現意圖與男性平等對話並質疑身分定位的聲音。在文本中展現女性的自主意識。如袁瓊瓊〈自己的天空〉。此外，自幼成長於眷村的第二代

子弟，面對眷村的拆除，開始以眷村為故事場景，鋪演而成的眷村文學也逐漸興盛，如蘇偉貞〈眷村生活〉。

一九九〇年代，隨著經濟發展，消費型態的改變。都市人口急遽增加，相對的人際關係也在變遷時代中，漸趨疏離，此期的文學作品也走向一個反思的角度。以都市為觀察／論述主題背景的城市文學於焉產生。而因應廣告行銷時代的趨勢，文案文學也異軍突起。傳統志怪的玄奧詭祕情節，在現代作家融攝吸收後，也轉化成多篇能為現代人紓發壓力的引道。

面對新時代的來臨，女作家們以其細膩敏感的神經，表達對時代的興趣，反映在創作上，即是各種新主題的開發。此期女作家們的異質性更趨明顯，展現更為寬廣的格局，文類的界線愈趨模糊，呈現強烈越界色彩。開啓文學多種書寫的可能，人文意識、社會意識、歷史意識的加入，使內容更加多元繁複。我們相信在未來時代中，女作家們將持續以其彩筆揮灑文壇，造就一片璀璨光華。

汪淑珍 謹識

二〇〇九年六月

目次

編輯凡例／1

導言——台灣當代女性文學概述／2

一九五〇年代

林海音〈爸爸的花兒落了〉／001

琦君〈放生〉／017

一九六〇年代

於梨華〈悼吉鐸〉／035

三毛〈沙漠中的飯店〉／057

一九七〇年代

心岱〈明山麗水好青天——八通關的人文環境〉／073

林文月〈佛跳牆〉／095

一九八〇年代

袁瓊瓊〈自己的天空〉／111

蘇偉貞〈眷村生活〉／143

一九九〇年代

鍾文音〈海上花續開——城市，良宵春夢〉／157

李欣頻廣告文案選

〈誠品敦南店開幕〉／171

〈張耀咖啡攝影展〉／172

〈百貨公司兒童節特賣〉／173

〈台新銀行玫瑰卡〉／174

郝譽翔〈招魂〉／191

爸爸的花兒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林海音

新建的大禮堂裏，坐滿了人；我們畢業生坐在前八排，我又是坐在最前一排的
中間位子上。我的襟上有一朵粉紅色的夾竹桃，是臨來時媽媽從院子裏摘下來給我
別上的，她說：

「夾竹桃是你爸爸種的，戴著它，就像爸爸看見你上台一樣！」

爸爸病倒了，他住在醫院裏不能來。

昨天我去看爸爸，他的喉嚨腫脹著，聲音是低啞的。我告訴爸，行畢業典禮的
時候，我代表全體同學領畢業證書，並且致謝詞。我問爸，能不能起來，參加我的
畢業典禮？六年前他參加了我們學校的那次歡送畢業同學同樂會時，曾經要我好好
用功，六年後也代表同學領畢業證書和致謝詞。今天，「六年後」到了，老師真的

選了我做這件事。

爸爸啞著嗓子，拉起我的手笑笑說：

「我怎麼能夠去？」

但是我說：

「爸爸，你不去，我很害怕，你在台底下，我上台說話就不發慌了。」

爸爸說：

「英子，不要怕，無論什麼困難的事，只要硬著頭皮去做，就闖過去了。」

「那麼爸不也可以硬著頭皮從床上起來，到我們學校去嗎？」

爸爸看著我，搖搖頭，不說話了。他把臉轉向牆那邊，舉起他的手，看那上面的指甲。然後，他又轉過臉來叮囑我：

「明天要早起，收拾好就到學校去，這是在小學的最後一天了，可不能遲到啊！」

「我知道，爸爸。」

「沒有爸爸，你更要自己管自己，並且管弟弟和妹妹，你已經大了，是不是，

英子？」

「是。」我雖然這麼答應了，但是覺得爸爸講的話很使我不舒服，自從六年前的那一次，我何曾再遲到過？

當我上一年級的時候，就有早晨賴在牀上不起牀的毛病。每天早晨醒來，看到陽光照到玻璃窗上了，我的心裏就是一陣愁：已經這麼晚了，等起來，洗臉，紮辮子，換制服，再到學校去，準又是一進教室被罰站在門邊，同學們的眼光，會一個個向你投過來，我雖然很懶惰，可也知道害羞呀！所以又愁又怕，每天都是懷著恐懼的心情，奔向學校去。最糟的是爸爸不許小孩子上學坐車的，他不管你晚不晚。

有一天，下大雨，我醒來就知道不早了，因為爸爸已經在吃早點。我聽著，望著大雨，心裏愁得不得了。我上學不但要晚了，而且要被媽媽打扮得穿上肥大的夾襖^①（是在夏天！），和踢拖著不合腳的油鞋^②，舉著一把大油紙傘^③，走向學校去！想到這麼不舒服的上學，我竟有勇氣賴在牀上不起來了。

等一下，媽媽進來了。她看見我還沒有起牀，嚇了一跳，催促著我，但是我皺緊了眉頭，低聲向媽哀求說：

「媽，今天晚了，我就不去上學了吧？」

媽媽就是做不了爸爸的主意，當她轉身出去，爸爸就進來了。他瘦瘦高高的，站在牀前來，瞪著我：

「怎麼還不起來，快起！快起！」

「晚了！爸！」我硬著頭皮說。

「晚了也得去，怎麼可以逃學！起！」

一個字的命令最可怕，但是我怎麼啦！居然有勇氣不挪窩。

爸氣極了，一把把我從牀上拖起來，我的眼淚就流出來了。爸左看右看，結果從桌上抄起雞毛撣子倒轉來拿，籐鞭子在空中一掄，就發出咻咻聲音，我挨打了！

爸把我從牀頭打到牀角，從牀上打到牀下，外面的雨聲混合著我的哭聲。我哭號，躲避，最後還是冒著大雨上學去了。我是一隻狼狽的小狗，被宋媽抱上了洋車——第一次花五大枚坐車去上學。

我坐在放下雨篷的洋車裏，一邊抽抽答答的哭著，一邊撩起褲腳來檢查我的傷痕。那一條條鼓起的鞭痕，是紅的，而且發著熱。我把褲腳向下拉了拉，遮蓋住最

下面的一條傷痕，我怕同學恥笑我。

雖然遲到了，但是老師並沒有罰我站，這是因為下雨天可以原諒的緣故。

老師教我們先靜默再讀書。坐直身子，手背在身後，閉上眼睛，靜靜的想五分鐘。老師說：想想看，你是不是聽爸媽和老師的話？昨天的功課有沒有做好？今天的功課全帶來了嗎？早晨跟爸媽有禮貌的告別了嗎？……我聽到這兒，鼻子抽達了一大下，幸好我的眼睛是閉著的，淚水不至於流出來。

正在靜默的當中，我的肩頭被拍了一下，急忙的睜開了眼，原來是老師站在我的位子邊。他用眼勢告訴我，教我向教室的窗外看去，我猛一轉頭看，是爸爸那瘦高的影子！

我剛安靜下來的心又害怕起來了！爸為什麼追到學校來？爸爸點頭示意招我出去。我看看老師，徵求他的同意，老師也微笑的點點頭，表示答應我出去。

我走出了教室，站在爸面前。爸沒說什麼，打開了手中的包袱，拿出來的是我的花夾襖。他遞給我，看著我穿上，又拿出兩個銅子兒來給我。

後來怎麼樣了，我已經不記得，因為那是六年以前的事了。只記得，從那以後

，到今天，每天早晨我都是等待著校工開大鐵柵校門的學生之一。冬天的清晨站在校門前，戴著露出五個手指頭的那種手套，舉了一塊熱乎乎的烤白薯^④在吃著。夏天的早晨站在校門前，手裏舉著從花池裏摘下的玉簪花，送給親愛的韓老師，她教我唱歌跳舞。

啊！這樣的早晨，一年年都過去了，今天是我最後一天在這學校裏啦！

噹噹噹，鐘響了，畢業典禮就要開始。看外面的天，有點陰，我忽然想，爸爸會不會忽然從牀上起來，給我送來花夾襖？我又想，爸爸的病幾時才能好？媽媽今早的眼睛為什麼紅腫著？院裏大盆的石榴和夾竹桃今年爸爸都沒有給上麻渣，他為了叔叔給日本人害死，急得吐血了，到了五月節，石榴花沒有開得那麼紅，那麼大。如果秋天來了，爸還要買那樣多的菊花，擺滿在我們的院子裏，廊簷下，客廳的花架上嗎？

爸是多麼喜歡花。

每天他下班回來，我們在門口等他，他把草帽推到頭後面抱起弟弟，經過自來水龍頭，拿起灌滿了水的噴水壺，唱著歌兒走到後院來。他回家來的第一件事就是

澆花。那時太陽快要下去了，院子裏吹著涼爽的風，爸爸摘下一朵茉莉插到瘦雞妹妹的頭髮上。陳家的伯伯對爸爸說：「老林，你這樣喜歡花，所以你太太生了一堆女兒！」我有四個妹妹，只有兩個弟弟。我才十二歲。……

我為什麼總想到這些呢？韓主任已經上台了，他很正經的說：

「各位同學都畢業了，就要離開上了六年的小學到中學去讀書，做了中學生就不是小孩子了，當你們回到小學來看老師的時候，我一定高興看你們都長高了，長大了……」

於是我唱了五年的驪歌，現在輪到同學們唱給我們送別：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問君此去幾時來，來時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難得是歡聚，惟有別離多……」

我哭了，我們畢業生都哭了。我們是多麼喜歡長高了變成大人，我們又是多麼怕呢！當我們回到小學來的時候，無論長得多麼高，多麼大，老師！你們要永遠拿我當個孩子呀！

做大人，常常有人要我做大人。

宋媽臨回她的老家的時候說：

「英子，你大了，可不能跟弟弟再吵嘴！他還小。」

蘭姨娘跟著那個四眼狗上馬車的時候說：

「英子，你大了，可不能招你媽媽生氣了！」

蹲在草地裏的那個人說：

「等到你小學畢業了，長大了，我們看海去。」

雖然，這些人都隨著我長大沒了影子了。是跟著我失去的童年也一塊兒失去了嗎？

爸爸也不拿我當孩子了，他說：

「英子，去把這些錢寄給在日本讀書的陳叔叔。」

「爸爸！——」

「不要怕，英子，你要學做許多事，將來好幫著你媽媽。你最大。」

於是他數了錢，告訴我怎樣到東交民巷的正金銀行去寄這筆錢——到最裏面的櫃子上去要一張寄款單，填上「金柒拾圓也」，寫上日本橫濱的地址，交給櫃台裏